

官板

讀朱隨筆

西曆製

卷三

官版見本

漢書門			
四	〇	四	
九	四	二	
四	八	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九	四	漢
八	函	〇	書
二	一	四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42	
冊數	4 (3)		
函號	298	28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陸稼書先生讀朱隨筆小注卷三

吳縣席永恂 漢翼

婁縣趙鳳翔 魚裳

受業

嘉定侯 銓 秉蘊

叅校

太倉王前席 漢廷

男 宸徵 直方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六

答呂道一云萬物散爲太虛之說雖若有以小異於
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也愚

按此朱子之說與正蒙小異處。

答黃商伯云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麤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愚按格致本是兩個條目向見朱子往往作一件看甚疑之今閱此乃曉然矣卷五十二答汪長孺却又云一物之理格卽一事之知至卷七十二雜學辨亦然

答詹元善最後一書是子靜沒後之語學部通辨編於癸丑紹熙四年蓋緣此書有旅觀經由之語而子靜則卒於壬子十二月也此最是確證

答潘叔度云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己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愚按此段可想見志道志學等處皆是如此

答潘叔昌云中年以後血氣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

讀書隨筆卷三
二
心身頗覺得力。愚按此亦必有爲而言。恐非至當之論。

又答潘叔昌云。易傳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

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愚按觀此。則幸存錄之論東林。亦有未必盡然者。

朱子與黃直卿往復之書。不知何故如此少。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七

呂子約論三年無改云。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朱子答云。此

說甚好。但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熹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平。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愚按論事如此。方纔不偏。天下事豈可執一

法以處之。又五十一卷答董叔重論此句云。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朱子答云。此說得之。當與此條同看。

又答呂子約云。讀書只且立下一個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亾羊者。不可不戒也。愚按程課只宜以程氏分年日程爲式。

又答呂子約云。承諭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所謂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

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愚按此段論讀書之當專一。與前段正相發明。而於敬字之義。亦最了當。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答云。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

有形象處把捉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慮也。愚按克己復禮。只在視聽言動上。亦是如此。

又答呂子約云。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為思繹。愚按此。但可言中庸博學之學。而非所以言學而時習之學。此必非定論。下卷有一書。便云。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

又答呂子約云。不以事親從兄為本分當然之事。而特藉之以為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

亦不專於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愚按此段最可見古人樸實頭工夫。

又答呂子約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愚按此是朱子未與象山相會前之語。蓋朱子之學。雖初中晚不同。至於不肯脫略文字。則未嘗有初中晚之殊也。

又答呂子約云。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隱王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

愚按朱子於朋友間能發其不言之病而藥之真是秦越人手段。

又答呂子約云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又曰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論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

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正大高明簡易明白之域也愚按此切中呂氏之病而言蓋古今事變非不當考但以此羽翼六經則可如反重此而輕彼則謬矣呂子約讀書過苦而病朱子云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愚按若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則雖聖賢之書亦何嘗不可致病故不但要問所讀何書要問如何樣讀。

又答呂子約云。所論爲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閒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者。却似微有趨靜之偏。愚按朱子之學。不專於靜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八

又答呂子約云。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愚按說書。貴有貫串之妙。而又當知纏繞之弊。此段當與前論張敬夫癸巳

論語說同看。

又答呂子約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愚按此段當與四十二卷答石子重論視聽聞見一條同看。如此看未發。方不似坐禪入定。又一書答子約云。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

請先賢筆卷三
八
爲得其性此一段尤明。

呂子約云尹氏學在已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朱子答云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大段說得玄妙也。愚按此章今人因君子二字便說涉玄妙都不是。又如敬事而信。子約云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朱子答云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按書有不必深言者皆此類。

又答呂子約云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個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愚按此段講約禮最明。可見此約字與萬殊一本之意自別。

曾子易簣一事。非大賢不能。但其初何故受之。王子合以爲是不欲爲已甚。而龜勉以受其賜。朱子謂如此則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愚按朱子最看得直截。若欲爲曾子緣飾。則不免於巧曲支離矣。

又答王子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愚按此一條。當與觀心說同看。又五十卷答潘文叔云。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

又答王子合云。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愚按因循之病。甚於外誘。

又答王子合云。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

貴天書卷三

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愚按先儒用成語多有假借者不可不知。

又答王子合云。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愚按此語當謹書座右。須於此立得腳住。然後可以言學。

又答王子合云。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愚按此五字是功效。然所以說此五字者。却是為做工夫而發。

又答王子合云。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愚按此因經界一事而言。凡為政者類如此。

答陳膚仲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愚按

此必中年之言。所以猶欲兼取其善。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

答潘端叔云。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愚按四書大全。所以不載論孟或問。極有見。

又答潘恭叔云。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愚按不逃世不徇世。後世之許平仲。其庶幾乎。又答潘恭叔論師商云。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

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愚按楊墨之說。是其學之偏。非關氣質也。有為楊墨而過者。也有為楊墨而不及者。

又答潘恭叔云。胡氏大記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愚按朱子於注疏未嘗不取之。答程正思云。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

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
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
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
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
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愚按此條亦必是晚年爲象山
而發後又有答程正思一書言子靜將朱子答書謄
本四出則已載於學部通辯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一

董叔重問張子韶謂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

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銖謂容色辭氣
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朱子
答云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愚按制外養中最
是程朱用功大綱并可知鄉黨一篇不必遽求聖人
德盛仁熟處且看聖人外面氣象如何
董叔重問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
恭薛季隆吳才老以爲武王朱子云此等無證據可
且闕之愚按此可見讀書之慎

又答董叔重云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槩而言恐當

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諸水上流。其數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愚按今蔡傳九江之說。朱子亦未敢輕斷也。

董叔重問云。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云。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

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入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朱子答云。舊說固好。似涉安排。愚按四十五卷。答廖子晦論鳶飛魚躍一條。似尚屬舊說。

董叔重問。史記言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趙注及孔叢子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序說兩存之。孔叢子恐是偽書。似不必引。朱子答云。孔叢子雖偽書。然

與趙岐亦未知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愚按孔叢子畢竟不引爲是。
又答黃子耕云。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愚按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只說主敬。致知者蓋以敬包行耳。
又答黃子耕云。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

定。便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寔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竝皆脫離。而其功夫寔處却無少闕耳。愚按此一條當與第四十六卷答黃商伯論格致處同看。
又答黃子耕云。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卽是道耳。道與

性字其寔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修道之謂教。乃是聖人修此道以爲教於天下。如禮樂刑政之類是也。愚按如此說。則性道二字分不得。已發未發。又答黃子耕云。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卽漸見功效矣。愚按此不知是何時語。或只爲病中言之耳。答曹立之論。元祐諸公施行有過當處云。此恐亦姑

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愚按今人只好議古人。孰能如朱子之自省察乎。

萬正淳問。至誠非特如天如淵。却是說至聖不如至誠。豈有此理。朱子答云。至聖至誠。非有優劣。然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從裏說。愚按如此。則溥博淵泉四字。亦從外說矣。當更詳之。

又萬正淳問。君子不愧屋漏。是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也。必謹其獨。是所謂知微之顯也。遠之近者。以

事物而言。則其理未嘗不具於吾心。風之自者。以人
倫而言。則其用未嘗不本於吾心。朱子答云。得之。愚
按此段乍看似與章句稍異。然書中明謂。章句之義。
固已明白。若更以此意參之。則上下語脈愈益通貫
精密矣。而朱子許其得之。則章句所指。原自如此。
又答萬正淳云。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
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
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
所以陽離陰合。到急滾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近

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
如此背馳也。愚按游楊之在宋。猶高顧山陰之在明
乎。

又答范正淳曰。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
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
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
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愚按此是易學之綱領。
又云。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愚按
伊川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此

詩夕陽卷之三
是未有程易前說話。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二

吳伯豐問云。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朱子答云。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愚按朱子於地志亦留心如此。今詩傳主服說。

又答吳伯豐云。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愚按此亦孔子獵較之意。

排淮泗而注之江。沈存中輩之說。朱子皆嘗辨過。故於孟子集注。獨斷其誤。斬盡葛藤。觀所答吳伯豐可見。

又答吳伯豐曰。今世爲學。不過二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爲

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
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
自反也愚按朱子所謂徑趨簡約與所謂欠却涵養
本原工夫者又自不同

吳伯豐問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朱子答
云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良
乃善心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愚按此則
論語或問乃朱子之所已廢

吳伯豐問周氏於君子無所爭君子不器皆曰君子

以仁成名者也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朱子答曰此
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愚按解經
之病只是一個拘拘卽偏也不知者却以此爲橫
又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
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
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愚按良知家之弊正如此

又答吳伯豐云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
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略有頭緒然

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愚按吾輩爲學。正當合學究秀才之業而一之。偏做不得。今人讀書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愚按觀此。則孟子集注亦有修得未盡一處。此說亦未可全信

吳伯豐問。明道曰。旣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觀顏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竊謂固滯狹隘。固不足以適道。然不勉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爲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朱子答曰。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旣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胸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擺脫使

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爲曾點矣。上蔡說恐不縝密，生病痛也。愚按朱子於二程之語，真是字字稱量過。

朱子答吳伯豐論孟子博學詳說云：橫渠所云未博學而先守約，卽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愚按此却與集注不同。

答姜叔權曰：所謂察識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

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愚按此段與觀心說相表裏，并可想見一貫光景。玩所謂久熟而貫通，則知別無一貫之法。止有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法。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卽是一貫境界。亦止是由博文約禮之功而得之。但雖曰貫通，與夫子之耳順從心，則必有間。又卷五十四答王季和第二書，亦可見一貫之由。又卷七十四內有讀蘇氏紀年，亦當同看。

又答姜叔權論江西學問氣象曰。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愚嘗謂陽明之學。其病各隨氣質而不同。亦是此意。
又答汪長孺云。明道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愚按此條看求放心。尚屬舊說。與勉齋黃氏所說不同。

又答汪長孺論江西氣象曰。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愚按金溪派頭上達而後下學。其弊必至此。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三

答劉公度云。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愚按此段說輕之弊最警切。

言身圖卷之三
三復之可以當南容之白圭。

又答劉公度謂君舉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嘆可嘆愚按今人言三教合一者豈非朱子之所歎然又有謂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並存者則又是以不合爲合尤巧於包羅和會者也

又答劉公度云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

有安穩受用處耳愚按梁溪之學亦所謂合下先求頓悟者也

又答劉季章云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愚按朱子於湯武亦云有優劣然非若蘇氏武王非聖人之論也又卷五十七李堯卿問中庸三知三行旣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朱子答曰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

劉季章云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個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朱子答云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卽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愚按程朱論權不同總

是一箇憂世之念

又答劉季章云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愚按此病豈獨江西哉

答許景陽論未發之中曰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愚按此數語括盡許多注疏

胡季隨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率性之謂道也朱子答曰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愚按此當與卷五

十一答黃子耕論率性條同看。中庸大全雲峰胡氏謂率性爲天下之達道其亦未考於此與。又答胡季隨云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愚按知此則一切改頭換面之說俱不得而附會矣。

又答胡季隨云文義之失猶是小病却是自欺彊說乃心腹膏肓之疾觀朱子之鍼砭如此其於象山豈好辨哉。

又答胡季隨云論灑落二字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灑落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略放肆之異名耳又曰灑落二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一再傳後而其弊乃至於此愚按此段當與卷五十二答吳

伯豐論明道既得後須放開一條同看皆是教人專心下學之意。

答沈叔晦云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愚按觀此則學部通辨一書信朱子功臣也。

又答沈叔晦云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愚按此爲呂子約之流弊言之而明季之學大都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四

答孫季和云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愚按觀此則二程之不可軒輊也明矣又答孫季和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愚按如沈括程大昌之徒朱子皆有取焉此朱學之所以大也。

答諸葛誠之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有立我

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詞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愚按觀此。可想見朱子語默之節。答項平父論尊德性道問學一書。此陽明所取以爲晚年定論者也。然此書之前。又有答項平父一書云。示喻此心原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至。自相攪

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然則所謂子靜尊德性者。亦卽是此自相攪拏者而已。一篇觀心說。正指此病。但朱子此時猶看子靜未破耳。又答項平父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

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愚按告子於義亦不是。竟不求。只是以爲心在則自能合義。
又答項平父曰。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便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罽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譏王弼而已也。愚按象山所謂六經皆我注脚。分明自供認此。

答周叔謹曰。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愚按所云減去文字者。豈盡拋書冊之謂哉。只是欲循序漸進耳。
答路德章曰。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

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愚按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象山陽明則又是離而強合之判而強續之其實則仍是離而判也

又答路德章曰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愚按朱子於此等處其正誼明道心腸直是與日月爭光未幾因北城丈人又答路德章云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

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愚按伯恭之變化氣質從讀書體認中來故能進步如此比之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者相去遠矣若夫讀書而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至於身心放縱念慮粗淺斯不善學伯恭者矣

又答路德章云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刻

除鱗甲也。愚按此正與伯恭之變化氣質者相反。答時子雲曰：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愚按此亦不是舉業盛而聖學亾底話頭，只是要人於此剖析一箇義利耳。答趙幾道書，所謂近乃深覺其弊，不免直截說破者，是必指象山之學而言。

答楊簡卿曰：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

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并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又答吳宜之曰：熹身在閒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師生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觀朱子此二書，真是立得脚定。

言外圖卷三
三
答趙昌甫曰。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悅。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愚按君子不但不可輕求人。即使人來引已。亦豈可遂墮坑落塹哉。

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

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愚按所謂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此以寂滅爲嫌。而欲廢靜。雖不言其說之詳。大約是看未發已發皆屬動耳。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五

答潘謙之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愚按以此觀之。則大學首節注虛靈不昧四字。只是知覺二字。又黃氏

日抄載答潘謙之云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

答李時可曰定靜只是知止之効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愚按此卽存疑所謂知邊靜也

答包詳道痛闢其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之說不知高景逸何以尚指一貫爲起手工夫也又答顏子堅曰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

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喻也愚按高子所謂一貫豈非卽子堅所謂統宗會元乎

答安仁吳生一書非有萬物一體之懷不能下此藥石豈非所謂不屑之教誨答趙然道一書亦如此又可見朱陸晚年之同異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六

答徐載叔曰放翁之詩讀之爽然然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愚按朱子推許放翁如此亦宋代一人物也

讀方氏集卷三
三
答方賓王誼曰。性卽理也。今以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愚按此當與卷五十三答胡季隨論未發一條同看。又後卷五十九答陳衛道性只是理一條亦當同看。合而觀之。則未發已發。分性情則可。分性道則不可。而方賓王之說。蓋與此語。亦成其方賓王問曰。吾無隱乎爾。一章。誼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惟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

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如我與二三子共此理。其中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搬柴。揚眉瞬目之意。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善。愚按天何言哉一章。亦當如此看。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七

李堯卿謂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遲之所謂祭。想無後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敬而遠之。莫只以五祀爲戒也。朱子答曰。鬼神固不謂淫祠。然淫

記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愚按堯卿看得切實朱子所答則又是爲後人言之耳

答陳安卿淳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工處不感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愚按依此則立處已是一貫了然以可與立未可與權觀之則立恐未是知至一貫安卿後一書亦疑於此而朱子答云細思此章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托則

是他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今窺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答得甚鶻突

陳安卿問顏子無所不悅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惰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

朱子答曰恐是如此愚按此條分別顏子地位最明
 然聖人之有知也至於然而前而後之此其所以
 生而野其本必求則以覺之全體蓋其視聽言
 讀朱隨筆卷三終
 不設辭朱雖全臨之辭且辭取五
 而面學代識知聖人之言皆若無端未幾天
 之不可言者殊以取上言之則此語亦只是天資
 則安知問題于進退不待與強且不與問一取上語
 子言也恐兩字疑問一貫之妙答亦其難矣此固
 或此自及也其所以致今雖無道不替也五取

官版見本

